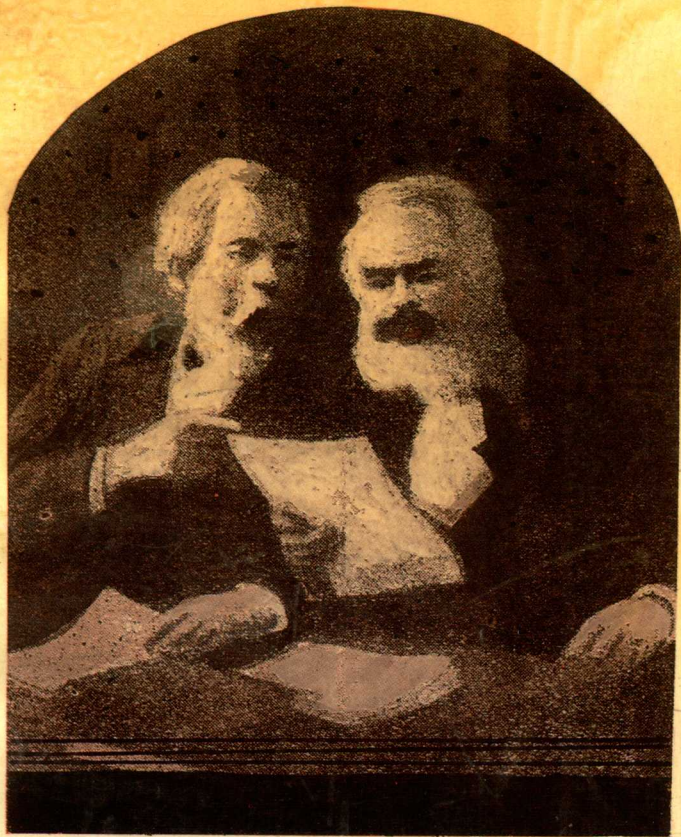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 名言集锦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名言 集锦

杨琦 王郁森 徐超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名言集锦

主 编 杨 琦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激光照排所排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4-01376-5 / A · 4

定价: 3.10 元

前 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留给后人那卷帙浩繁的宝贵遗产中所显示出来的精湛思想，不仅给人以美的语言享受，而且给人以深刻的理性启迪。透过那繁密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两位无产阶级“伟人”的恢宏气度，而且感受到了两个极其平凡的普通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懈探索和对己人生信念的执著追求。

一百多年来，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和胜利，使得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化”，以致只注重他们在学说体系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而反映他们那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许多精辟见解，反而鲜为人知，这不能不是一桩莫大的憾事。

现代世界的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各种信息浩如烟海，使人目不暇接。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一般人很少有时间通读数千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了帮助人们全面了解马、恩丰富的思想世界，尤其是一些至今还为人们所不太熟悉的“名言”，我们选编了这本“名言集锦”。

本书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选编，在选编指导思想，力求思想的深刻性与文字的优美、凝炼相融合，并尽量增加目前还不为人们所熟悉的

“名句”，以期达到“拾遗补缺”之目的。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编者

1989年9月

前言

《辞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它的出版，对于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辞源》在内容、体例、编排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它的体例，一直沿用传统的“部首”排列法，给读者查找带来很大的不便。为了适应现代辞书发展的需要，我们决定对《辞源》进行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做到“体例统一、内容准确、编排科学、检索方便”。在体例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在内容上，我们力求做到“古今兼收、中西并重”，既保留了《辞源》原有的精华，又补充了现代的新成果。在编排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

这次修订，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做到“体例统一、内容准确、编排科学、检索方便”。在体例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在内容上，我们力求做到“古今兼收、中西并重”，既保留了《辞源》原有的精华，又补充了现代的新成果。在编排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

这次修订，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做到“体例统一、内容准确、编排科学、检索方便”。在体例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在内容上，我们力求做到“古今兼收、中西并重”，既保留了《辞源》原有的精华，又补充了现代的新成果。在编排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

这次修订，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做到“体例统一、内容准确、编排科学、检索方便”。在体例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在内容上，我们力求做到“古今兼收、中西并重”，既保留了《辞源》原有的精华，又补充了现代的新成果。在编排上，我们采用了“部首”与“笔画”相结合的排列法，既保持了传统，又方便了检索。

目 录

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1)
二、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8)
三、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20)
四、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37)
五、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42)
六、社会主义必须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48)
七、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54)
八、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	(60)
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63)
十、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	(67)
十一、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	(79)
十二、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 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85)
十三、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91)
十四、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 的权利	(96)
十五、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	(99)
十六、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	(111)
十七、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 鸦片	(116)

十八、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	(122)
十九、军事科学象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 特殊的政治见解·····	(125)
二十、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 系·····	(131)
二十一、最深厚的感情是最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139)
二十二、作家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145)
二十三、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149)
二十四、他自己树立起来的纪念碑比别人能为他 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	(155)
二十五、其它·····	(158)

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第20卷第38页。

如果说较高级的权利形式的存在须由较低级的权利形式的存在来证实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把较低级的范围用作测定较高级范围的尺度就完全不正确了；这样一来，在一定领域内是合理的规律就被歪曲而变成一幅讽刺画，因为这些规律被任意加上了不是该领域的规律的、而是另一种更高级领域的规律所固有的含义。这正像我想强使一个巨人住在侏儒的屋子里一样。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4月），第1卷第85页。

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事实

终归是事实，尽管关于它的现有的观念是错误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第20卷第499页。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无能为害。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1877年），第20卷第667页。

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第21卷第310—311页。

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

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12月7日），第37卷第314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

恩格斯：《答保尔·恩斯特先生》（1890年10月1日），第22卷第94页。

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第20卷第126页。

如果硬要在不可能具有数学精确性的事物中求得这种精确性，那就不能不流于荒唐或野蛮。

恩格斯：《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1844年3月），第1卷第700页。

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東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年)，第 25 卷第 17 页。

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1873 年 1 月），第 18 卷第 297 页。

……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等人》（1879 年 9 月 17—18 日），第 34 卷第 382 页。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1881 年 2 月 22 日），第 35 卷第 154 页。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简单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渐地赎买这些财产。企图预

先回答和针对一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别人去做。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第18卷第315—316页。

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致爱·皮斯》（1886年1月27日），第36卷第419—420页。

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①，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2年6月16日），第30卷第625页。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①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第37卷第446页。

这帮唯理论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第27卷第10页。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等人》（1879年9月17—18日），第34卷第383页。

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诗句只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71年12月30日），第33卷第368页。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第18卷第586页。

愚蠢的小后生把自己的放荡看作天才的落拓。……可悲的是，他总是夸耀自己，但做的蠢事却接二连三，成为笑柄。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月25日），第28卷第323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月25日），第28卷第323页。

二、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第32卷第541页。

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第20卷第23页。

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第16卷第143页。

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第3卷第49页。

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0月10日），第32卷第170页。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第23卷第92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第20卷第23页。

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每一事物要成为某种事物，就应该把自己孤立起来，并成为孤立的东西。理智把世界的一切内容都纳入固定不变的范围，并把这一流动的内容变成一种化石般的東西，从而表明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没有这些无数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三篇论文)》(1842年10月),第1卷第145页。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第20卷第26—27页。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 and 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第19卷第241页。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论波兰问题(马克思的演说)》(1848年2月22日),第4卷第534页。